

著名學文界世

寧沙

著夫經巴志阿
譯民作周



135

小引

沙寧 (Sanin) 的作者俄國小說家戲曲家阿志巴綏夫 (Michael Artzybashev, 1878—1927) 生在窮困的家庭裏。他少年時候，先在鄉下的中學校裏念書，因為素性喜歡繪畫，便進了美術學校。那時他的生活，窘迫異常，鎮天躲在黑暗的屋角裏，連買麪包吃的錢都沒有，對於繪圖用的麻布和顏料，當然更沒有餘錢去購備。他因為生活，便替當地的小日報上做些小文章，繪幾幅漫畫。後來阿志巴綏夫到了當時文學的中心聖彼得堡，他的文章，為一位雜誌編輯所賞識，便請他做了助手。於是阿氏開始和虛無主義發生關係。他的作品，描寫革命前夕中等階級的彷徨，非常逼真，因此觸了沙皇之忌。一九〇五年，他為了他無政府主義的小說（朝影、血痕）賈禍，被沙皇的鐵騎捕去，判決死刑。結果卻和陀司妥夫斯基一樣，特蒙赦免。但是他鼓吹革命的思想，總是改不過來。蘇聯成立以後，因為他那虛無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也不容於現在的蘇聯。阿氏像許多老作家一樣，在窮愁潦倒裏，葬送了他的暮年。

阿志巴綏夫和高爾基等同一流人物，也是一個強者，他所讚頌的是個人，他極重視個人的神聖權利，沙寧便是他最偉大的作品，在本書中，充分發揮個人主義的思想，批評家常以本書舉為近代強烈的個人主義的代表。書裏的青年主角沙寧，秉着和阿氏一樣的思想，在大革命的前夕彷徨，這是帝俄時代大多數青年的影子。把沙寧和屠格涅夫的羅亭比較，我們可以窺出大革命前帝俄覺悟的知識階級的全型了。

目次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四
第三章	一四
第四章	二二
第五章	三一
第六章	三七
第七章	四二
第八章	四五
第九章	五〇
第十章	五三
第十一章	六四
第十二章	六七
第十三章	七四
第十四章	八二
第十五章	八九
第十六章	九五

第十七章	一〇三
第十八章	一〇九
第十九章	一一〇
第二十章	一一八
第二十一章	一二四
第二十二章	一二七
第二十三章	一三〇
第二十四章	一三五
第二十五章	一四〇
第二十六章	一五一
第二十七章	一五三
第二十八章	一五六
第二十九章	一六六
第三十章	一七一
第三十一章	一七七
第三十二章	一八五
第三十三章	一九二
第三十四章	一九八

第三十五章	101
第三十六章	110
第三十七章	115
第三十八章	117
第三十九章	118
第四十章	130
第四十一章	134
第四十二章	139
第四十三章	143
第四十四章	147

第一章

當他的性情初受薰陶，首次與世接觸，與人來往的時候，是他的一生至要的時期。沙寧遠離了他的父母，過着獨立的生活了，不經人家的防範與指使而由他的靈魂儘在自由獨立之下發展，如生在田野間的樹自由獨立發展一樣。

離家數載的沙寧回家的時候，他的母親和妹妹幾乎不認識他了。他的聲音，笑貌固然改得有限，但他較爲成熟的人格，使他有點新奇，在儀表上的光彩表露着一種與前不同的樣子了，黃昏時候他抵家走進內室去，優閒自若得好像五分鐘前出外歸來一樣。他在那裏站着，顯得體度高昂，皮色淨白，肩膀寬闊，臉色也顯得沉靜，嘴角微露着侮慢，絕不見有倦乏或情動的樣範，他母親和妹妹熱烈的歡迎，漸自下沉了。

當他就食的時候，坐在他對面的妹妹老把眼釘視着他，她原和其他的浪漫女子，都愛她們的久行在外的兄弟樣地，愛她的哥哥的。莉黛（Lida）輒自理想富萊提（Vladimir）是一個奇人，同書裏所見的一樣。她也理想到，他的生活也必悲慘的，衝突在抑鬱孤獨中，和一個偉人在不可思議中求生似的。

「幹嗎這樣地瞧我？」沙寧微笑地問她。

這種安詳的微笑，固是他的本色，但這並不使莉黛喜歡。莉黛認爲這種種全是自得的表露，未嘗是心中的痛苦和糾葛的現實。她掉頭左右不作一聲，旋即機械地一頁一頁翻着一本書。

餐已就終，沙寧的母親關心地撫摩他的頭說：「你把你的生活和你在這裏所幹的一切來告訴我們吧？」

「我幹的嗎？」沙寧笑着說「我是吃喝睡，有時做點事，有時自閒逍遙！」

起初他似乎不願把自己的事多談，但經他的母親問長問短，他才高興地把閱歷訴述。可是不知何故，他所說的事體，人家對之所得的印象，覺得很是淡漠。他的態度雖然斌斌有禮，但同他們全不顯得有親族的成份，他這樣有禮，自然地流露着

和普照的燈光無異。

他們到花園中，在階石上坐下較低一級，坐着的莉黛聽她哥哥說話。她心中覺得冷寂的。她那微妙的女性本能告訴她，她的哥哥並非她理想中的人。在他面前她覺得羞怯而侷促，似乎他是一個生客。這時黃昏已屆，模糊的淡影圍上了他們。沙寧燃上一根紙煙，芬芳的煙味同濃郁的花香相混，他告訴他們，他怎樣常爲生命所困厄，怎樣常常捱餓，而致流爲遊手好閒的人，怎樣曾經參加政治競爭，又怎樣厭倦了而丟棄這種種。

莉黛不動地坐着，悉心靜聽，現得這樣地神妙和俏麗，如同在夏夜中的任何一個美麗女子一樣。

他愈對她說，她愈相信這個她從前所認爲光彩的生命，實是簡單平凡極了。其中還有別的怪事，但這是什麼？連她自己也不能捉摸。毋論如何，她的哥哥的敘述，她聽來始終是極簡單，枯燥不耐煩的。他看來會住過任何地方，而隨便地做些什麼事，今天作了事，明天就休息，並且他愛吃酒，女人的性情，他知道得很多。不過這種生活並不好算得黑暗和痛苦，祇是不合於她想像的那種哥哥了。他原無生活的理想，也不尤人，而他本沒爲人受苦啊！他的敘述，有的很使她討厭，如他說：『有一次真窮得難堪，不得已祇有自己來縫補褲子。』

『喂，你會縫補嗎？』她不自主地問，話中帶點詫異和藐視的口吻。這種工作她以爲是下賤的；男人不富做的事。『起初我不會，但我很快就學會了。』沙寧似乎猜到她的意思，答道。

那少女隨便地聳聳肩，沉默下來，凝視着花園。她似乎夢見陽光，醒來祇見一片灰色寒天，而在失望。

他的母親也感着老大不自在，見自己的兒子沒有在社會上得到應得的地位，心裏很痛苦。於是她起首告訴他以後要懂點事務，不能依然這樣。她始自吐話很爲靜悄，及她看見他簡直對她的話，還是漠不在心的，她就生她兒子的氣，叫他在怨艾她。沙寧不詫異也不煩惱，祇是不在乎地聽着她只管露出不着惱的冷淡而沉默着。

以及他的母親問：『你預備將來怎樣度日呢？』他即帶笑地回答：『啊！隨便怎樣都可以。』

他的明朗堅定的聲音，磊落的瞥視，令人覺得這句話，在她母親聽來沒有什麼意思，於他自己則有深思存於其中。

他的母親歎口氣，停了一忽說：「好，這原屬你自己的事。你已不是孩子了。你可到花園裏去走一走，現在很不差。」

「自然，莉莉！你來領我去逛花園。我已忘去了花園是怎樣的了！」沙寧對他妹妹說。

她如在夢中醒來似的嘆了口氣，站起來。二人並肩地向小徑走去，這小徑直穿入花園的深處。

沙寧家的房屋在本鎮的街上。這鎮很小，他們的花園直達河岸，河對過就是田涯。這所房屋的年代久了，兩邊有動搖的柱，還有寬廣的台坡。這個幽暗而久已荒蕪的花園，看來有如押在地面的一片黑暗綠雲。一到傍晚，猶如是鬼域。若有悽慘的鬼，在密林中，或在這所老房子的塵積的地板上不停地出沒。第一層是全套空着的空房屋，在褪色的地毯和染污的幃帷中，變得悽慘不堪。通過園去僅有的一條小徑，滿堆着枯枝和死蛙。這裏的恬靜生活都集中在一個角落裏，這宅子的附近，是黃沙和發光的石子，有盛花的花壇，還有一張綠色桌子，是夏天用茶點就在那裏的。這一個角落是單調而和平生活氣息的接觸地，同這所陰沉的大廈成了個明顯的反照。

及至在他們背後房子看不見，所有無聲無息的樹，有所用心地和證人一樣，把他們包圍着，沙寧忽然伸手圍住莉莉的腰。用一種奇怪的口腔一半粗魯一半溫和地說：

「你完全變成了一個美女了！給你戀愛的第一個人一定是個幸福的人。」

他那肌肉如鐵的手，一觸莉莉，一陣顫抖穿過她的軀體，使得她羞怯得發抖，似乎走近一頭未見過的野獸一樣地迴避他。

這時兩人走到河邊。一股香氣從水上的蘆荻送出來。對岸的田野，籠罩在黑暗的黃昏下，上面的蔚藍的天空淡星正在那裏閃光着。

沙寧走到一邊去，抓了一枝枯枝折作兩段，投在水上，水面上立刻發出幾個圈子，一會就消失了。那些蘆荻在低頭打招，好像在對沙寧當是良伴地歡迎他。

第二章

時候約有六點鐘，太陽雖還地光亮照着，但花園裏已有暗淡的綠影了。空氣裏充滿了光明與和平，瑪麗伊凡諾夫（Maria Ivanovna）正在做果醬，青蔥的菩提樹下有濃厚的熬糖和莓子的氣息發出來，沙寧在花壇上忙了一清早，要使這在濕熱和塵土下的花，復活過來。

他的母親說道：『你不如先拔去野草，告訴喀洛卡（Gronika）她會替你拔的。』

沙寧擡起頭來微笑着，把貼在額上的頭髮掠向後去，『爲什麼？由它們去生長吧。綠色的東西，我很喜歡的。』他說他的母親聳聳肩，『你是個怪物！』很高興的說道。不知怎的，他的答話，往往使她高興。

『你們才是怪物呢！』沙寧堅執地說。他說畢走進屋去洗了手，又跑回來，舒適地坐在桌旁的藤椅上。他覺得幸福和高興。那樹木、陽光和青天，滿使他覺得人生的有樂趣。大城市的喧雜，他覺得都很討厭，他貪婪着這裏四面的陽光和自由，全不以前途爲念，因爲他願意順受生命所給的無論什麼的。沙寧緊閉上眼伸伸腰，他那結實的肌肉，給他一種可樂的抖動。

和風蕩漾，整個花園似在呻吟。隨處有幾隻喧譁的麻雀，在對談牠們的至要而人所不能領會的小生命。那隻獵狗「米拉」（Mila）兩耳直豎，紅舌拖伸，在草上躺着聽牠們的話。樹木在細聲低語，它們倒映在光滑的石子路上擺動。

瑪麗有點不高興她的兒子這樣優閒，她如愛她所有的兒女一樣的愛他，爲此，她想要鼓動他，抑下他自大的傲慢，強要他如她的命接受她的人生觀。她已年大了，時在微弱地設想那締造她的家庭安甯的結構，有如一隻在沙上的螞蟻似的。這一座長空而無變化的建築，如同一座兵房或醫院，是造以無數的小磚成功的。她原非一個建築良工，爲要構成人生的諸多美觀，輒有許多瑣碎的麻煩，常使她生氣，或憂念。

『你以爲將來諸事還同現在一樣的度過嗎？』她說，兩唇緊合裝得對於熬沸糖醬極關心的。

『將來是什麼意思？』沙寧問，說完了個噴嚏。

她的母親以爲他的打噴嚏是在特地挑怒她，雖然這種想頭是可笑的，但她生氣得很。

『同你在一起是多麼適合呀！』沙寧模糊地說：

『原是呀，同我在一起，至少沒有壞處呀！』她冷淡地回答；她據然聽到她的兒子在恭維她那相處已久的房屋同花園，心裏很高興。

『要是你不把種種無理的事麻煩我，那末更好了。』沙寧看看她後來這樣說。

這話的聲調，說得這樣柔和，似乎與語意不合，弄得他的母親不知是高興呢，還是惱怒。

『我看你，』她傷心地說：『我想到你自小就這樣古怪，直到現在……』

『直到現在？』沙寧高興地問，如欲瞻望聽到特殊有趣的話。

『現在，你比從前更狂誕了。』他的母親丟下勺子厲聲地說。

『這更好了。』沙寧笑着回答，一會以後他又說：『諾飛珂夫來了。』

從屋外走來一個高昂膚白的美男子，他穿着一件與他體材相合的紅綢內衣，在陽光下，光閃閃地；他的淡藍眼顯得溫柔，表示着一種好脾氣的神氣。

『你們又爭吵了！』諾飛珂夫帶一種不在意而友誼的聲調說。

『你聽我說，母親以爲一個希臘式鼻子更與我相襯，我則合意於我已有的鼻子。』沙寧答他，說完看着自己鼻子，一面拉諾飛珂夫軟大的手。

『這，我要說，』她的母親說，顯然有點發脾氣了。

諾飛珂夫大笑，綠樹叢中反响出一陣溫柔的回聲，彷彿那裏有人在熱忱地分享他的快樂。

『呵！我知道，是在憂慮你的將來。』

「什麼你也？」沙寧假裝着恐怖的樣子說：

「這於你還是對的呀。」

「要是你們兩人對付我一個人，我不如走了。」沙寧喊道：

「那末我先走。」他的母親忽然生氣地說：

她從速地帶開糖醬鍋頭也不回的跑進屋去。那隻狗跳起來，伸着兩耳，看好她進去。接着用前爪磨磨鼻子，狐疑地瞧瞧屋裏，向花園跑去了。

「你可有紙煙？」沙寧問諾飛珂夫，他見母親去了很高興。

諾飛珂夫的大軀體顫動了一下，就掏出一個煙紙盒來。

「你別要這樣激惱她，她是位老太太了。」諾飛珂夫用和平的聲調責備他，說：

「我何嘗激惱她？」沙寧回答。

「你瞧……」他說：

「你說：『你瞧』是什麼意思？她常常麻煩我。我素來不對別人要什麼，人家就應該隨我去。」沙寧說。兩人都沉默着。

「醫士，怎麼樣？」沙寧問，一面看着上繞的煙圈。

諾飛珂夫的心正在別有所用，沒有即刻給他回答，至後才說：「不好」

「怎樣不好？」沙寧問：

「呵！什麼都不好，」諾飛珂夫答道：「不論那樣都是沉悶的，這個小市鎮把我悶得要命，弄得我簡直無事可作。」

「無事可作嗎？那末你爲何對我說連呼吸的時間都沒有呢？」沙寧說：

「我不是這樣意思。一個人不能永遠看看病，就算除了看病，還當另找一種生活。」他答：

「有誰阻止你去過別一種生活呢？」沙寧說。

「問題又不是這樣簡單。」他答。

「怎樣複雜？你是個健美的少年，還要什麼不足呀？」沙寧問。

「在我這是不夠的。」諾飛珂夫溫和地帶點諷意答道。

「哈！我想這已够了。」沙寧大笑道。

「可在我還是不足。」諾飛珂夫笑答。

他聽得沙寧說他健美，喜歡得反覺羞怯而如一個小姑娘一樣。

「你還需要一樣。」沙寧沉思地說。

「我需要那一樣？」他問。

「你要一個公道的人生觀。你的單調無變的生活，會抑鬱你；不過如有人勸你捨棄一切，走入這廣泛的世界，你才會害怕，這樣去做的。」沙寧答道。

「我該做什麼？去做乞丐嗎？哈……哈……。」諾飛珂夫回答。

「不錯，做個乞丐！」沙寧說，「當我看見你，我想就有個人，爲要替俄羅斯帝國創立憲法，情願在一個關政治犯的砲臺裏，永受監禁，捨棄他一切權利和自由。畢竟一個憲法與他有何干係呢？及至他改變自己的可厭生活的問題發生，要他他往另謀有意味的生活，又會問我怎樣去謀生呢？結實康健的，我要是得不到一點薪水，就無從得到茶中的牛奶酥，綢子的內衣，硬領和其他，這算什麼一回事？老實說，這話未免太可笑了！」

「在我並無什麼可笑。」他說，「第一層，這是一個原因，和觀念的問題，以及其他……。」

「怎樣？」沙寧問。

「啊！我不知怎麼樣會稱我的意！」諾飛珂夫回答，一面彈着手指。

「你看！」沙寧攔着說：「你往往在迴避這問題的中心。我原不相信你渴望在成就一個憲法，會強過你渴望生活的變好的。」

「這或者是個問題，」他答：

沙寧有些生氣地搖着手說：「啊！請你不必如此！要是有人把你的手指切去，你定覺得比切斷別個俄國人的手指更痛。這是事實，可是嗎？」

「這是腐儒之談。」諾飛珂夫答道：他本想說句刻薄話，誰知反說了一句蠢話。

「這也可能。」沙寧答道：「可總不失是句真話。現在的俄國和其他各國，都沒有憲法的，你所煩惱的不是沒有憲法，而是你自己的不滿意的生活。設使你說不是，這就是說謊了。」沙寧接着又說：「你或愁苦的不是爲了生活，而是爲了莉莉還未戀愛你，可是？」

諾飛珂夫滿面羞慚，臉紅得同他的紅綢內衣一樣，喊道：「你在說什麼胡話！」他這時心亂，安靜中滴下淚來了。

「什麼胡話？」沙寧說：「全宇宙你只知有莉莉，不知其他。你要佔有她的意思，已用大字書在你的額上了。」

諾飛珂夫畏縮下來，於是很快的在小徑上徊徘徊。要是不是莉莉的哥哥而是別人對他這樣地說，會使他痛心的；但在沙寧口中會說出這樣話來，他卻很驚訝；甚至在最初，諾飛珂夫差不多話的本意都不懂。

「你不是裝腔作勢，就是……」他呢喃地說。

「就是什麼？」沙寧笑着問：

諾飛珂夫聳聳肩，靜着看看他處，另一個轉念他覺得沙寧是個不道德的壞人。但他不能告訴他，因他們自從同學以來，他對沙寧是誠摯的愛護的。他覺得選個壞人作朋友，自認爲不會的事。沙寧這幾句話立刻使他迷惑不安。他提起莉莉，他深引爲痛心。但他爲了所愛的那位女神，不能因沙寧提起她而去同他生氣。沙寧提起莉莉，令他高興，又令他傷心，有如有一隻熱手，抓着他的心在擠。

沙寧也靜著在微笑。

『把你的話說完啦，我又不匆忙！』過了一息沙寧說：

諾飛珂夫依舊在小徑上徘徊。顯然很傷心。這時那頭獵狗跑轉來，擦著沙寧的兩膝，像要使人人都曉得它在多麼高興。

『好狗！』沙寧拍拍它說：

諾飛珂夫不願再接續討論，怕沙寧又要回上這件事。他自己認為這件事，很有趣。毋論什麼，若是不干係於莉黛的，他都覺得無聊。

『莉黛在那裏？』諾飛珂夫不自然地問：若有點不願問他心中佔優勢的話。

『莉黛嗎？』沙寧答道：『自然同軍官們在大街上散步，凡在這時候，我們的少女都可在那裏找見的。』

『她這樣一個聰明有學問的女子，怎去同這班下意識的軍官散步，虛度時候？』諾飛珂夫帶點醋意問。

『朋友，』沙寧微笑說：『莉黛貌美年青，健康與你無異，或者她有你所沒有的，如她對於什麼事都有興頭。什麼事她都要知道，都要去嘗試嘗試——她來了你只要看看她，就得瞭解。你當她不美麗嗎？』

黛莉較矮於她的哥哥，不過要比他美麗，她的溫柔婉順的力量，使她有超出眾人的可愛。她的兩隻黑眼帶點驕傲。她那轉動人聲音，往往深引為得意的，她徐徐地走下臺階來，行動敏捷，美態得如駿馬，一面拉起灰色的長袍。後頭有兩位美軍官跟著，穿了緊身的馬褲發光的長靴。

『誰美，是我嗎？』莉黛問，這時全花園充滿著她的迷人聲音，和美貌與青年，她對諾飛珂夫伸過手去斜視著她的哥哥。她對他的態度不甚了然，不知是認真還是開玩笑。諾飛珂夫緊握著她的手，臉紅紅地，但莉黛卻不以為他的情緒在意。她是看慣了他的尊敬而羞怯的樣子。

『富拉地萊，我請晚安啦！』那位較為年長，而美貌白皙的軍官說，他是剛硬直立，如同一匹頑強的牡馬。

沙寧知道他是沙拉丁(Soraine)是一個騎兵營長。是莉黛追隨者中之一，另一位是副營長塔羅夫(Lanaroff)他理想

沙拉丁這樣一個軍人，故竭力做効他。這個人不善辭令，有些蠢笨，遠不若沙拉丁那樣風靡。塔羅夫靜着搖動他的靴跟在發響。

「是，是你！」沙寧對妹妹嚴肅地說道。

「我不消說是很美的。你應說我美得不能再美了！」莉黛說：一面笑着坐落在椅子上，對沙寧一瞥。她兩臂舉高，前胸的曲線，更分明地現出，脫了帽子來，帽針落在砂礫上，把面紗和頭髮弄得潦亂了。

「安利（André）請你幫助我。」她對那位不開口的副管長用懇求的聲調說。

沙寧對他的妹妹目不轉瞬地瞧着，「是呀，她是個美女。」不覺喃喃道：莉黛又偷看一眼她哥哥。

「我們誰都美麗。」她說。

「哈哈！說什麼？美麗？我們至多也不過襯出你的美麗奪目的光彩罷了。」沙拉丁露出雪白的牙齒，笑着說。

「好口談！」沙寧驚訝地說：氣語有點譏諷的腔調。

「莉黛能使誰都說得好聽。」那位不響的塔羅夫說，他一面在幫莉黛脫帽子；而反亂了她的頭髮，她祇裝作不在意，儘在那裏笑。

「竟也有這樣好口談嗎？」沙寧徐徐地說：

「由他們去。」諾飛珂夫高興地湊在沙寧的耳邊說。

莉黛對沙寧竊起眉頭，她的兩隻黑眼睛，似乎在說：「你不要當我不知道這班是什麼人。我的目的在取樂我自己。我如你一樣的不是個呆子。我所幹的全都明白。」

沙寧對她微笑着。

塔羅夫把她的帽子脫下來，放在桌上。

「安利你瞧！把我的頭髮弄得這樣亂。我只得進去了。」莉黛一半在怨怒，一半在賣俏，這樣對塔羅夫說。

「我很抱歉！」塔羅夫狼狽囁囁着。

莉黛起立，扯了裙腳，帶笑着跑進屋子去，衆人都送之以目。她去後，衆人的呼吸似乎自由得多，全沒有了拘束，男人在美少女女子之前，多數是有些拘束的。沙拉丁燃起一根紙煙，有滋味地吸着，他吐話的時候，他是習慣地總似首腦的，而所說的話又是心口不符的。

「我剛才勸莉黛專心學唱歌，她有這樣的好喉嚨，前途一定有造就！」沙拉丁說。

「不愧是個好前途！」諾飛珂夫看着別處，悻悻地回答。

「還有什麼不好呢？」沙拉丁驚訝地說，一面拿出上下唇間的紙煙。

「我來問你，一個女伶是甚麼東西，不過是個妓女罷了！」諾飛珂夫憤然說，妒嫉困苦了他；他想到他所愛的女子的身上穿着迷人的衣服，妙處畢露地公開在大衆之前，引動他們的情慾，他視為難受。

「這樣說得太過分了！」沙拉丁揚目說。

諾飛珂夫的眼中充溢着憎恨。他視沙拉丁是奪他的所愛之一，並且沙拉丁的美貌，也很使諾飛珂夫懊惱。

「全不過分，」諾飛珂夫辯駁說：「在戲臺上半裸着於引動慾火的幻景中，盡量把美麗暴露，看衆付了一定的錢，看了一兩點鐘之後，就去了，如同花錢狎妓一樣地去了，真是一個好前途！」

「朋友，」沙寧說：「每個人第一是喜歡是男人們稱讚她長得美麗呀！」

諾飛珂夫聽了不自在，「一句粗陋無知的話！」他聳聳肩說。

「不拘是句粗話，或始終是句實話，莉黛能登場，一定很動人，我到想看看。」沙寧說：

這兩句話，在他人都不禁好奇性地發聽了，都感到不安。沙拉丁自負要比他們聰明和老練，自覺該來打破這不安感覺。「你想這位姑娘，當做什麼嫁人嗎？研究學問，還是由她的天才消失呢？天既賦給她這樣鮮有的才能，要是徒受消失，那不是違反天道嗎？」

「唔！直到現在，我的腦中從沒有這種罪惡的觀念。」沙寧訕笑地說：

「諾飛珂夫惡意地狂笑，旋又客氣地對沙拉丁道：

「爲何是罪惡呢？一位良母或一位女醫，不千倍較好於一個女優嗎？」

「不見得。」塔羅夫憤然地說：

「你們不以爲這樣的談話，無聊嗎？」沙寧問。

沙拉丁的答話，爲一陣咳嗽所壓住而不能入耳。其實，他們都以爲這樣的議論，是無聊而又大可不必的；並且都覺得老大不自然。於是都掛口不響。

莉黛和她的母親那時走到廊下。莉黛聽到她哥哥所說的最後一句，卻不明白他所說的意義何在。

「你們似乎不一會就談得厭了！」莉黛笑着喊道：「我們還是到河邊去罷，那裏有很好的風景。」

當她走過這幾位男人面前的時候，她那維肖的身材，輕漂地搖擺，兩眼若有一種模糊的神祕含在其中，如要說話，又如
在預想什麼似的。

「去散步吧，到晚餐時就回來。」她的母親說：

「好極了。」沙拉丁喊道，他一面伸手扶着莉黛一面就啓步。

「我希望也同你們一起去。」諾飛珂夫說，臉上帶着沮喪的表情。

「有誰阻止同去呀？」莉黛回過頭來，微笑着說：

「當然，你也去。」沙寧喊道：「要是她不深信我是她的哥哥，我也要同你一起去的。」

莉黛睜眼，迅速地掃視一下沙寧，現出羞慚的一笑。

「你爲什麼說出這樣的蠢話？」她的母親現出不歡喜，嚴肅地說：「我猜你還以爲是別出心裁吧！」

「我到沒有想到這個。」沙寧回答。